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六)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六)

袁樞著

國立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八下

黃巾之亂

漢靈帝光和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犇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謂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愼侯。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爲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符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爲臨晉侯。陶爲中陵鄉侯。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嵩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高進。保長社。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苜蓿。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繫。繫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疑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

滅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秋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闕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山，望之，願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竝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綠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蠡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寔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竝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南單于於扶羅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

獻帝初平元年。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討董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

二年冬十月。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犇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初。陶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

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四年春正月。袁術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六月。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北行擊諸賊。左髡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

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三年。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安國亭侯。

韓馬之叛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泅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續

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爲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九月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

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變子幹年十三，言於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討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

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彊，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浸衰。

獻帝初平三年。韓遂馬騰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騰爲征西將軍。馬騰攻李傕不克。走還涼州。事並見宦官亡漢。

建安十三年。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爲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備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其子超爲偏將軍。統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候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

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歎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

十八年。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

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敘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爲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

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馬超，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夏四月，劉備圍成都，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尉。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氏，氏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袁紹討公孫瓚

漢靈帝中平四年，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窋、遒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五年春三月，太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旣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焉，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冬十一月，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

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車駕西遷。

二年冬十月。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畔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三年春正月。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

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斂衆皆走。初。兖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十二月。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四年春正月。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冬十月。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束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犇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

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

興平二年。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瀆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爲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瀆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建安三年冬十二月。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

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師，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四月春三月，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縱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

卷第九上

曹操篡漢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

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

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爲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遼東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疆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三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疆，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

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執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覺。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我自西向。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秦嶺。

也。馥性恆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彧，皆爲謀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避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事見黃巾之亂。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與戰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

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勸。明設賞罰。承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冬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曾孫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鄆城。袁術爲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夏。曹操還軍定陶。六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邳。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操攻邳。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爲紹殺己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

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爲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陣。司馬陳留典章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勝

等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閏四月，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

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執。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冬十月。以曹操爲兗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楊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常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

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旣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犇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徒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犇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懇。戊辰。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爲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

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効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彊。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爲司空祭酒。操以山陽滿寵爲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宣威將軍賈詡往歸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淯水。繡舉衆降。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此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尙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袁術稱帝於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以書召沛相陳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初。袁術畏呂布爲己害。乃爲子求婚。布許之。夏五月。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楊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

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餓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卽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所過虜略，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犬哈笑之而還。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夔爲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

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勳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退，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執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

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繇纒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執。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

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願。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尙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爲守相。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兖州亂，翕、暉皆叛。兖州旣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四年春三月，眭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袁術旣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旣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

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篔簹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舡。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寔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

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願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

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敵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囚之。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操遣劉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袁紹。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敎。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黃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

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爲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操。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埽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連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

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濃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

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燕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犇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旣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

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爲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尙數敗。退而固守。尙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爲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濃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強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旣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

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尙戰於城下。譚尙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侷，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尙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尙，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尙。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秋八月，袁尙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犇平原，嬰城固守。尙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尙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造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

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尙自相敵。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蟻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時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鬪，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黎陽，尙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袁尙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犇操。操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尙武安長尹樞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樞，破之而還。又擊尙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壘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

一夜潛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常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祈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合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爲并州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

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尙俱犇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敵，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爲列侯。冬十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漢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

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瑛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瑛斬之。并州悉平。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尙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尙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卽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濶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顛。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顛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

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奮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瀧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嚶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陁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尙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尙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尙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尙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尙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尙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操梟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爲丞相。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八月。表病卒。遂以琮爲嗣。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事見劉備據蜀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尙書。鄧羲爲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欬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冬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尙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

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苟或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

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差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彊。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爲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置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烏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柅鬯一卣。珪瓚副焉。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冬十一月。魏初置尙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尙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尙書。王粲。杜襲。衛觔。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爲王。秋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爲王后。冬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遙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而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

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太上御名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瀆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爲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爲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尙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

皆辨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卽皇帝位。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爲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秋八月。孝獻皇帝葬于禪陵。

卷第九下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其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

諸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議。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文。二則仲父。

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叁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與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執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旣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

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劍軍立事，除

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卽叩頭謝罪。卽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柔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地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借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借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

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暭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暭，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華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故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故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故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故曰：「葛巾迎策，策謂故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故拜禮爲上賓。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

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衰術妻子。及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以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乘衆事。襲等爲爪牙。

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卽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羸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略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嚴

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知亂。有何逼迫而欲

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四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荊長，寧遂亡。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虛，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太

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閭大纒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纒。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尙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今欲何至。

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

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字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

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邈邈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蠶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

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零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聖弟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盛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

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爲騎都尉，妻以女胤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十九年，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

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氣。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如何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登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

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爲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感。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惠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惠不降。罵羽。羽殺之。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爲賤。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卽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中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旣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

不君矣。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卽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人城武昌。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

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懇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尙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爲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慮戰死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濃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不自來尙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

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彫，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爲子。時爲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陜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不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尙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陜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帝卽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尙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

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叢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尙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

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爲治書執事。勛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譙。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尙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詔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舉會。吳王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王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王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屯小沛。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園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載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

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旣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

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執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所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

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人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數，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

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爭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令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擲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

孫氏據江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

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中諸將庸義

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令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縣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彊勒兵出戰於

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韃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賤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尙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韃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彭蒙爲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

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蒙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領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旣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護主。一殮之。

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尙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纂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

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不能遠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相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尙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爲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

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韃，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顥。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弱而不』」

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無還心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州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韃爲費詩卽授關羽印授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卽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璽

勳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孰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阮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葦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雖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敍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

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